

罗辑思维

青銅時代

的
蜥蜴战争

瀟水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青铜时代的 蜥蜴战争

潇水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 潇水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2

ISBN 978-7-5502-6104-4

I. ①青… II. ①潇…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7183 号

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

作 者: 潇 水

选题策划: 北京慢半拍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孙志文

封面设计: 李 岩

版式设计: 颜森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7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 印张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104-4

定价: 4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4369312 010-84369315

第一章

强哉骄，大晋风流（公元前600年—前580年） 01

为了避免文明涂炭，晋景公发誓励精图强，好歹我也是大恐龙重耳的孙子，恐龙蛋即使臭了，也能混着孵出个“大蜥蜴”。单独跟楚国打斗，那是傻子。聪明人要拉上同盟者当炮灰……

第二章

“三郤”之难（公元前580年—前575年） 34

在战场上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郤至，虽然论战和打仗都不落俗套，光环集中于一身，却抢了别人的镜头，遭到元帅栾书嫉恨，诬陷他是楚国的卧底……

第三章

悼公三驾（公元前574年—前555年） 62

被老天妒忌的晋悼公是一位有才能的君主，历代晋君中白璧少瑕者，性情中人，才智气度佳，对下面人和气可爱，所以才有祁太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美谈。历代晋君都杀大臣，唯独晋悼公没有。

第四章

外宁内忧（公元前 555 年—前 545 年） 88

损兵折将的栾盈造反终于不成，被范宣子追打出来，溃散回曲沃基地，像热瓮中的游鱼一样混了半年，一昔三惊，终于入冬十月时被晋军攻破，巷战不利，栾家三世单传的栾盈和他的族人、党人，全部掉了脑袋，浮华如花易散场。栾氏就此从晋国政坛上灭绝了。

第五章

细腰之王（公元前 545 年—前 529 年） 122

晋、楚两国作战力量相当，争霸进入谁也争不动的阶段。晋国控制不住齐和秦，国内晋平公又大权旁落。楚国的情况更糟。内部世卿家族、各大夫家族之间也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造成大夫逃往晋国。

第六章

专诸鱼肠剑（公元前 529 年—前 515 年） 160

广大的疆域和富庶的城市给楚平王以压制不住的喜悦，他却无法立刻留意于此，因为二哥楚灵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郢都依旧撒癥症，夜夜闹鬼。

第七章

阖庐五战（公元前 515 年—前 505 年）..... 206

前线两次失利，引起吴王阖庐的重视，亲自调动主力，要给秦国人点颜色看看。倒霉的是，他野心勃勃的弟弟夫概，趁着乱，到了九月时，拉了自己的队伍秘密返回吴国，自立为王，关起门来当皇帝，天天盼着哥哥阖庐被秦国人消灭在国外……

第八章

家臣乍起（公元前 505 年—前 496 年）..... 246

春秋是世卿家族的舞台，战国是布衣能人的舞台。春秋是一种宗族社会，战国是士人社会。两者差别极其巨大，战国可谓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其社会面貌其实和未来的秦、汉、明、清没有太实质的区别，都是士人社会。而春秋末期的阳虎，一介布衣士人，并非世卿大夫家族背景，一跃抢登到鲁国政坛制高点，执政三年，可谓是战国布衣士人崛起的先遣兵。

第九章

勾践吞吴（公元前 496 年—前 473 年）..... 285

勾践得来不易的胜利，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放在低卑的位置上去敬信群臣，集合众谋。当然，这一特点随着越王的功成名就势必潜自逆转。当初把大臣当作师长、专家和救命稻草来对待，现在则要变成下级、潜在的造反家和功高震主者。

还是没有结局..... 342

第一章 强哉骄，大晋风流

（公元前 600 年 - 前 580 年）



当我们回到清冽的闪着青铜光泽的春秋时代，回到清晨一样偶尔只听见清脆鸟鸣的文明初始，我们会看见，公元前 592 年的春天，济南这里还是一片青葱的原始森林，一大队木轱辘大车载着晋国的大夫郤克，越过中原硝烟弥漫的土地，经过济南，往东到齐国的临淄去。

这位意气扬扬的晋国使者，出身良好，血统高贵，他的爷爷是重耳时代的恐怖分子郤芮，他的爸爸是大贤人郤缺，曾跟名人赵盾长期共事，都是老革命。他郤克本人，也曾经在五年前的晋楚“邲之战”中担任上军佐将。

郤克所拜访的齐国，这时候依旧是东方大邦，从大恐龙齐桓公起，一百年来，国门之内没有战火蹂躏，齐桓公留下的六个嫡系儿子，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互相火并，杀掉对方的儿子而登基，顶真下来，陆续全部死光了，开始由孙子辈的齐顷公为政。

齐顷公是个大孝子，听说晋国使者远道从山西跑来了，就叫老妈藏在帷幕里，偷看一下，山西人啥样啊。

山西使者郤克的模样，刚好很值得一看，由于郤克小时候不注意补钙，长大成了一个可爱的罗锅，为了增强喜剧效果，齐顷公从国内也找了一个罗锅，导引郤克登上大殿。

俩罗锅一前一后像两个妙不可言的问号一样走上殿来了。

身后还跟着俩瘸子、俩瞎子（准确说是独眼儿瞎），都是别国跑来的残疾使者，配上齐顷公凑热闹的演员。齐老妈一看这场精心打造的大腕儿级活喜剧表演，幽默！哈哈哈暴笑：“俩罗锅，俩瘸子，俩独眼儿，还俩秃子！哈哈！”她老人家嘴里露出豁牙，嘎嘎大笑，震起了宫殿顶上的乌鸦和大殿里满腹狐疑的郤克。

郤罗锅越过脊梁对视线的阻挡，看见了这个丑星灿烂的羞辱场面。（昏倒！）郤克本人缺乏笑细胞，脖子通红，怒火熊熊，问齐顷公：

“靠，你妈贵姓？”

“鄙妈姓萧。”

“萧萧萧。”郤克咬牙切齿念叨着，快马轻车冲出临淄，回晋国找自己老大。过黄河的时候，他低头，向黄河，举着拳头咆哮：“居然如此对待政府大员！我要报复！报复！报复！否则我再不过此河！”

性格刚烈的郤罗锅，把荣誉看得比性命还宝贵，他张牙舞爪地向晋国的老大叫嚣，请求发兵攻打齐国。晋国的老大这时候依旧是晋景公，觉得公报私仇没道理，以后再说吧。

晋景公五年前（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战打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于劳师袭远心有余悸。郤克说，如果不派国军，用我的私家部队也行。晋景公一概不允。

晋文公重耳及儿子晋襄公死后，晋国的“文襄之霸”中道衰落，随后的晋灵公、晋成公二十年间，南方恐龙楚庄王代晋而兴，并且在晋景公三年的“邲之战”大败晋军。随即，中原中部的郑国和陈国都脱离晋阵营，改侍奉楚国。次年，齐国也叛离晋国，改与楚国交往。楚国作为华夏眼中的蛮夷，对中原文明虎视眈眈。

为了避免文明涂炭，晋景公发誓励精图强，好歹我也是大恐龙重耳的孙子，恐龙蛋即使臭了，也能混着孵出个“大蜥蜴”。

单独跟楚国打斗，那是傻子。聪明人要拉上同盟者当炮灰。派遣郤克出差也就是这个目的，晋景公想和东方强齐恢复联手，共同对付楚国。但是齐顷公纵容老妈嘲笑郤克的事，使齐、晋盟好的事泡汤了。

讥笑残疾人是可耻的，清朝有一个将军说，军队里没有不可用的人，比如说聋子，可以让他当侍者，因为他听不见大家商议军机；哑巴可以送书信，被捕了，搜出信，但不会供出更多的，打死他也不说；瘸子可以守炮台，即使敌人扑到鼻子上来，他也无法逃跑；瞎子的灵敏耳朵可以夜间放哨，像狗那样趴地上听动静。

但是这位前清大将没有说罗锅可以干什么。估计可以猫着腰当炊事员。

晋国的执政官兼元帅本来是荀息，在郟战后过了几年换成士会。士会这时候看见郤克怒气冲冲从齐国回来了，就主动让位给郤克，以便郤克报仇。于是郤克当了三军元帅。

下一年，公元前591年，春秋最后一位霸主——大恐龙楚庄王自行告别了疆域广大的楚国，在湖北江陵医治无效了。

晋景公不肯伐齐就是怕楚国捣乱。现在江汉流域的楚国新丧，新国君楚共王才十岁，不可能兴兵北上，戳晋国远征军肚子上一矛。

晋国把战线推到东方的时机到了。

两年后，公元前589年，东线又有了新的情况。齐国人开始跟老冤家鲁国掐架。为了让鲁国侍奉自己（本来鲁国侍奉霸主晋），齐顷公发兵南下，围攻鲁国北部的龙邑城（泰安）。

鲁国人浴血抵抗，齐军爬上城去的几个人都被抓了，其中有个还是齐顷公的同性恋朋友，被鲁军斩首。齐顷公急得要哭，亲自击鼓，士卒攀登城墙，激战三天，将龙邑拔掉。

齐军继续深入穿插鲁境，南下巢丘。不料，巴尔干战区（即如今的河南省）北部诸侯卫国，从背面开咬齐国屁股。齐顷公不得不停止攻鲁，转移兵力，掉头护脰。随即卫军与齐军展开交战，卫军被杀得伤亡惨重，赖附近卫国城邑小军来救，方才脱逃。

鲁、卫、齐三国在山东这个大泥塘里扑腾了半天，鲁、卫怎么都不是齐顷公对手，眼看着齐顷公升级为东方披鳞附甲的大蜥蜴。鲁、卫自忖力量薄弱，纷纷派出代表，找山西晋国中军元帅郤克，请求出兵伐齐。

为了打击齐国的嚣张气焰，使其重新臣服在晋国盟主座下，趁楚国新丧无力北顾之际，应卫、鲁两国领导干部邀请，晋国老大晋景公当即决定出兵山东半岛。郤罗锅这回乐了，像皮球一样蹦起来。

跃跃欲试一雪旧恨的郤克同志穿好英姿带，目前他已是晋国三军元帅兼执政官，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显赫异常，统率着山西子弟兵冲下黄土高坡，落入华北平川，于卫、鲁盟军的策应下，进驻河南北部卫地。

这时候，齐军战败了卫军，已经走在回奔山东老窝的路上。晋、卫、鲁联军当即追赶，在靡笄山追上了齐军。靡笄山就是如今济南南郊的千佛山（千佛山附近今有山东师范大学，师大的学生们谈恋爱，常来千佛山）。

春秋五大战役之第四，齐、晋鞍之战，当即爆发。

晋、齐双方作战序列：

晋方联合军

中军元帅
 车右（即郤克战车上的保镖） 郑丘缓
 御手（即郤克战车驾驶员） 解张
 监军司马（相当于政委） 韩厥
 上军将 荀庚（荀林父的儿子）留守未来
 上军佐将 范文子（士会的儿子）
 下军将 栾书
 其他： 鲁军 季文子 正卿
 叔孙侨如
 卫军 孙良夫 上卿
 晋军战车八百辆
 鲁、卫兵车若干

齐方

统帅 齐顷公
 御戎 邴夏（驾驶员）
 戎右 逢丑父（保镖）
 右军将 国佐（齐上卿）
 左军将 高固（齐上卿）
 齐军战车不详

这次晋国兵车有八百辆，跟从前城濮之战相当，比起一百年前郑庄公笑傲诸侯时候的长葛之战，则已经多了两倍。

这时候，又出来个“余勇可贾”的成语。齐国人，所谓山东大汉，都像武松那样，两膀一晃千钧之力。齐军的左军将高固，贵为上卿，却独自冲入晋军，举石头砸击晋国兵车，砸伤车上甲士。然后高固跳上这辆兵车，擒了伤员，独自驾着跑回了齐军。高固回到齐军营垒前，把一个大大的桑树干系在车后，驾车在齐军壁垒前来回驰骋，喊道：“欲勇者，贾余勇可也。”——想要“勇”的，花钱到我这里来买，还剩了好多呢。

不过，这种匹夫之勇，不值得推广。齐国人保留了东夷族古风，勇士所以很多，所谓“中国四大硬”——穿堂的风，拉圆的弓，半夜的那个，小山东。齐国人以勇武和喜欢武术见长啊。



用一块石头缴获了一辆战车的齐国左军统帅高固（那块石头不知道现在还寂静地废弃在济南郊外的什么地方，也许无意中已被老乡垒在某个鸡窝），又向三军士卒兜售了自己的勇敢，就在次日黎明，率领自己的左军，与三军一道，开赴到事先约定好的鞍地战场（济南附近），准备和晋国大会战。

齐顷公是本人率领中军。这时候还要吃顿早饭，热粥端上来了，但是非常烫嘴。于是齐顷公吹出了一句很酷的话：“姑灭此而朝食！”灭完了晋国鼠辈，咱们再吃早饭。（口气好大耶。）

宣布完“灭此朝食”，齐顷公要“温饭斩郤克”，连步蹕到战车后面，上车以后，得儿——驾，战马都来不及披甲，挂上档就冲出去了。（费那麻烦劲儿干吗，就光着马脊梁吧。）

齐军倾巢而出，扬鞭击鼓，大蜥蜴齐顷公拔出青铜宝剑，寒光闪耀，当空一指，冲啊！齐国的弟兄们——！拂晓时刻的正面攻击开始了。齐军车轮如雷，猛冲向晋军。

晋军那边也赶紧撤掉饭碗，整装上车。晋三军摆开步、车混合编制，战车居先，冒着箭雨前驱，车上的甲士藏在皮盾长排的“短墙”后面，驷马穿了马胄、马甲，像披鳞的惊龙。在箭雨中，车轮搅起飞泥，猛陷敌群。晋国的盟友鲁军追随晋上军，在后面拣剩落；卫军则追随晋下军。

晋国主帅郤罗锅冲在最居前，拖着两条车辙，像彗星一样划破漆黑的敌群。车旗到处，戈戟涌动，刚一交上手，郤克却吃了大亏，一支带着倒刺的硬箭，嘣地一下射在郤罗锅的罗锅上了。郤克疼得“哇哇”暴叫，血水从脊梁一直流到鞋上。

郤克中的这一箭，入肉很深，估计是从近处射进去的，力道很大。起初，弓的力量不够这么大，穿上动物真皮的衣甲就能挡箭，随着弓箭威力加强，有效杀伤射程达到六十米甚至一百米，以往好几箭才弄死一个人，现在一箭就可能要人命。失血过多的郤克哼哼着说：“不行了，不行了，我疼得不行了！”

郤克战车的驾驶员回头瞪眼，鼓励他：“钩座，忍忍吧。你看我的手也中招了，这箭杆子一直穿到我肘子上啦，车轮都被染红了，我撅了箭杆子继续驾车。您还是忍忍吧。站直了，别趴下。”

郤罗锅说：“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泰山压顶腰不直了！”

“咱这车上的旌旗和战鼓，是全军眼睛死盯、耳朵紧听的东西。怎么疼都得忍住，别坏了晋主席的大事。疼不怕。疼离死还远着呢！”

说完，驾驶员把两手缰绳交到一处，右手腾出来，协助郤克擂鼓。郤克也玩儿命了，把鼓敲得像过年放炮。军士们听见急密的鼓声，就像西班牙的斗牛见了红布，全军响应，奋勇进击。

“拼命三郎”郤罗锅的驾驶员因是右手协助擂鼓，左手单手就拉不住四马的两套缰绳，战马狂奔不止。晋军将士果然都眼睛紧盯着主帅战车上的军旗，不知道是主帅的战马惊了，而是严格遵守着“追着主帅旌旗跑”的军法，于是后边晋国飞轮紧追，形成一股爆破性迅疾的冲击波，势不可当，铜马萧萧，无坚不摧，无车不破。齐国这个纸糊的蜥蜴抵抗不住了，晕头转向，全线崩溃，纷纷曳了兵器奔走。奔逃到阵地后身，很多齐军掉在了滚热的粥锅里。

晋军司马（政委同志）韩厥追在最前面，指挥自己的部卒

追击，“瞄准中间那个装饰华美的戎车啊”。

戎车上的齐顷公像翘起前腿儿的壁虎那样狂奔，尾巴已经脱落，被后面的韩厥叼在嘴里。齐顷公一路找不到岔道，被韩厥的战车撵得绕着华不注山山根跑了三圈儿，釜底游鱼似的乱转，一边跑，还一边往后面放箭，压制韩厥的追击距离。齐顷公的驾驶员指着后面的追兵头，喊：“射中间的御者，这家伙像君子。”君子有两重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血统高，亦即当官的，其次也是品行好。

齐顷公说：“说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跟“宋襄之仁”一样啦。）于是齐顷公逞起威风，连放两箭，左一箭，射掉韩厥的左边保镖，使之像一捆葱那样倒栽下车；右一箭，把韩厥右边的副官也射死车中。

就剩中间的光杆君子韩厥了，兀自捏了马缰绳跪在马屁股后面死追。（齐顷公箭法还真厉害呀。）

其实韩厥按军规不应该是驾驶员，战车编制一共仨人，将官（韩厥）应该站在车左，中间是驾驶员，右边是保镖（车右）。但是韩厥前天做了个梦，他死去的爸爸在梦中指示他，明早打仗的时候，站两边儿不吉利。改换到中间，这才拣了条命。

韩厥单独驾车继续追，就听后面有人喊他：“载上我啊，救命啊，韩大夫！”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夫綦毋张，被打得丧了战车，在后面驾着两条人腿，追自己呢。韩厥当即停车，叫綦毋张上来。

趁着韩厥停车接人注意力分散的当儿，前面跑着的齐顷公战车上，齐顷公的副官（车右）逢丑父，想出个李代桃僵的办法，和齐顷公交换了站位，站在车子中间，准备替主子受死。国君的战车叫戎车，上面的三个人和普通战车不一样，普通战

车是主将在左，中间是驾驶员，右边是保镖车右。但戎车上是国君在中间（得让他在中间！），左边是驾驶员（驾驶员都是跪姿），右边是保镖（戎右）不变。保镖逢丑父就从右边换到了中间，齐顷公转站在了车右位。而军人皮甲都差不多，上面区别不出谁是国君，谁是战将。

韩厥忙着接人，就没看见前面车上的变化。

这时候，齐顷公的车接茬跑，韩厥载着綦毋张接茬追。齐顷公的车跑到华泉，刚要拐弯，齐顷公却一个趔斜趴车里了，原来他的战马给树枝挂住，不动窝了——唉，春秋五大战役，主帅战车次次都抛锚。

赶紧叫站在车上中间的保镖逢丑父下去推车。可是逢丑父更掉链子，他昨天夜里睡觉前跟一条毒蛇搏斗，胳膊给咬伤了，现在还麻痹呢。逢丑父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要不您下去！”

齐顷公只好站一边干咧嘴。逢丑父就接茬在中间站着，还是假冒国君吧。

这时候，韩厥兵车从后面蜂拥而至，形势危急万分，但是已经没办法了。韩厥兜车堵在齐顷公前面，一看上边三人都穿得挺阔气，中间站着的那个威严高大，没跑儿，准是国君——就是脸黑了点儿。

韩厥赶紧下车，拿了一个酒杯子（觴）还有一对儿白玉，到齐顷公（假的）面前拜了两拜，匍匐在地，行臣子见诸侯国君的再拜稽首礼（“稽首礼”比起“磕头”情节要轻一点，双膝跪着，双手叠放在地面，屁股坐在后脚跟上——并不像磕头时那样撅到天上去，然后把脑门磕在手背上。这就是稽首。并不像磕头那么屈辱。“磕头如捣蒜”，是等皇帝老儿出现以后才有的）。

韩厥行完稽首礼，说：“我们晋主席派我们找您，向您说说情，请您饶了鲁、卫两国。我们晋主席还要求，不准把军队推进到贵国领土上去。但是，我这个当兵的，动起手来就不准了，使您受辱。您的驾驶员太疲劳了，请让我代替他赶车吧。”

那意思是明摆着的，您齐顷公被逮捕啦。

你以为，韩厥会给你赶着车，送你回齐国吗？哈哈。

齐顷公嘴咧得像塞进一整个烧饼，看假齐顷公。假齐顷公嗯嗯啊啊答应了几声，却拿出一个瓢，指指嘴，说：“寡人口渴得很，哦，哦，早上粥也没喝，跑得嗓子眼冒烟。保镖啊，下去给寡人弄点水。”

齐顷公赶紧接了瓢，连滚带爬就奔前边去了，假装找泉水，绕过山脚，越走越远，遇着齐将郑周父，赶紧登车急驰，跑了。

韩厥给假齐顷公赶着车，送到中军元帅郤克处。郤克正趴在车上挺尸，听说抓住大蜥蜴了，一骨碌就要爬起来，眼冒金星又跌倒了。

郤克呲着牙，后背的驼峰因为敷了草药、糊上牛皮，而耸得更高了，假齐顷公（逢丑父）再也忍不住笑，哈哈捧腹大乐。郤克暴跳如雷：“呀呸！你妈贵姓？肯定不姓萧。抓的这个假的！”

于是逢丑父被押下去，准备开膛。临刑时候，逢丑父胳膊已经不麻痹了，振臂高呼：“老子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从古至今，代国君受难的，就老子一个，老子可惜还要开膛破肚！”

郤克觉得逢丑父也算是个好汉，冒君代死，有追求，值得钦佩，就叫人把他又从菜板子上拉起来，押在军中。（后代人就没了这么宽宏大度了，项羽抓住了假刘邦，就把他架火烧了。项羽时代全是力争，而春秋此时还考虑长远。）

与此同时，真的蜥蜴齐顷公重新在外围整顿人马，像赵子龙那样，又杀进晋军，目的是要救出逢丑父，不管活的还是死尸。齐顷公饿着肚子杀了三进三出，最后得到逢丑父而回。

齐顷公确实很勇啊，只是他对于本国军队战斗力估计过高，总以东方霸主自居。

齐国老一辈有产阶级革命家齐恒公曾经成为诸侯第一任霸主，不可一世，但是齐国一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吓唬，没有大决战经验，这次鞍之战才算是尝到了第一滴血，知道打仗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

余勇可贾的左军将高固，战前逞了一点儿小能，想用以激励全军士气，齐顷公则叫嚣“灭此朝食”，又不给马披甲就开始冲锋，显然，齐军没有把作战时间设计多长，想凭着勇，二十分钟解决战斗。晋国也确实在齐军的第一轮勇猛进攻下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主帅战车上就出现两个伤号。但是，当晋军跟着惊马的主帅战车快速疾进，突破了齐国的前沿，钻到了齐军阵的腹内乃至后部，齐军一看自己的勇没有一下子击溃敌军，于是就无计可施了。士气反倒低落，乃至惊慌失措了。可见齐军缺乏大战经验和严整、坚韧的组织调动能力。前沿被突破后也不知道怎么组织有效的反攻，秩序大乱。而晋军能够一直严格奉行眼睛看着主将军旗追着跑的军律，以其严整、强韧，击溃齐军。齐顷公把自己的座驾都输给了晋国，就端了一个喝水的瓢逃跑了。

看来，东方大邦齐国也是个纸蜥蜴，一捅就破。陶醉并骄傲于旧日不可一世的辉煌，是齐国人的硬伤。